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身体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本章旨在继续阐明体育教育的标签,探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和“优质体育教育”(QPE)这两个术语。因此,本章涉及体育教育的本质、归属感和发展,尤其关注其与儿童全面发展的关系(参见图1.2)。本章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体育教育(PE)领域中进行阐述。此外,本章还探讨了世界各地体育课程的实践,并分析了其与近期倡导“福祉”理念转变的关联。最后,本章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优质的整体性体育教育在实践中究竟是什么样的?”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和“优质体育教育(QPE)”

文献表明,健康的概念依赖于福祉的概念,而福祉被解释为生理、社会和心理健康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Garvis & Pendergast, 2014)。如前所述,身体维度与福祉之间的联系在课程文件中显而易见(参见第40页)。澳大利亚的《国家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和概况》遵循了十项国家教育目标。目标九是“促进学生的身体发育、个人健康和体能,并鼓励创造性地运用……”

© 编辑(如有)和作者,由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独家授权,2024 年。T. Lynch, 《体育与福祉》,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72874-7_6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89)指出,休闲时间是儿童的主要活动,这凸显了体育与健康教育（HP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关键学习领域的重要性。1991年，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建议为八个广泛的学习领域制定相应的陈述和概况,体育与健康教育便是其中之一（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94）。这有效地“重新确立了体育与健康教育作为儿童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Dinan-Thompson， 1998 年,第 4 页）。

布拉德肖、霍尔舍和理查森（2007,第8页)将幼儿早期福祉定义为“儿童权利的实现,以及每个儿童根据自身能力、潜能和技能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 1989)规定,所有儿童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应为其一生奠定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并尊重其家庭、文化和其他身份认同及语言。该公约还承认儿童享有游戏权,并有权积极参与所有影响其生活的事项。这本研究著作倾听了儿童关于学习的心声。

儿童福祉的重要性及其与教育中身体维度的具体联系,似乎最初在英国的早期教育课程体系中就已得到重视。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课程中的《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EYFS,0-5岁） （2008年)包含六个学习和发展领域,这些领域被认为同等重要且相互关联。社交与情感学习（SEL）（心理健康和福祉)占据重要地位,是六个领域之首：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该框架指出,在这六个学习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它们同等重要,相互依存,共同支持儿童发展的全面发展” （2008年,第11页）。此外，“所有领域都必须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游戏来开展,并平衡成人引导和儿童自主活动” （2008年,第11页）。如今,早期基础阶段（EYFS)法定框架包含七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学习和发展领域。“其中三个核心领域对学习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尤为重要。它们为儿童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并为所有领域的学习提供了基石。”

（教育部， 2023年,第8页）。三大主要领域是：

· 沟通和语言 · 身体发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

体育教育可以提升所有这三个主要领域。
此外,让孩子积极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运动,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游戏:

“游戏”属于物质层面 “儿童在游戏中通过互动学习,并吸收和运用自身文化群体的规则和价值观”(Arthur et al., 2015, pp. 99–100)。游戏的社会文化益处能够“促进婴幼儿想象力、智力、语言能力、社交技能和感知运动能力的发展”(Frost, 1992, p. 48)。(Lynch, 2024, p. 54)

Miller等人(2022,第5页)倡导平等、多元和包容(EDI)的游戏环境;“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提供以研究为基础的游戏体验,以促进儿童在无性别偏见、文化包容的环境中成长,对于优化学习成果至关重要”。基于游戏的学习方式让儿童在游戏中活动,并具有诸多益处:

· 允许孩子表达个性和独特性 · 提供多模式游戏的机会 · 增强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的品质,例如好奇心、毅力和创造力 · 使孩子能够将先前的经验与新学习联系起来,并将学习成果从一种经验迁移到另一种经验

· 帮助儿童发展和建立关系和友谊 · 在真实情境中发展知识和概念 · 建立身份认同感 · 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身心健康(AGDE,2022,第 8 页)。

澳大利亚幼儿学习框架(V2.0,2022)以儿童权利为核心。“它还促进儿童的安全、福祉以及作为积极公民的责任”(AGDE, 2022,第5页)。此外,该框架“支持在幼儿教育环境中实施与每个当地社区和所有儿童相关的关系型和基于场所的教学法和课程”(AGDE)。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22年,第7页）。基于场所的教学法指的是教育者对影响其教学实践的背景知识。澳大利亚幼儿学习框架：

> 对所有儿童从出生到 5 岁以及过渡到入学阶段的学习、发展和福祉抱有最高的期望。
>
> 它通过以下 5 个学习成果来传达这些期望：
>
> · 儿童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 儿童与世界有联系并为
> 其做出贡献 · 儿童具有强烈的幸福感 · 儿童是自信且积极参与的学习者 · 儿童是
> 有效的沟通者（AGDE,2022,第 7 页）。

在澳大利亚,2009 年维多利亚州幼儿发展框架 (VEYDF) 首次阐明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学习领域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对于成果三“儿童拥有强烈的幸福感”,该框架将幸福感分为两个方面（参见图1.2,第 12 页）：

- 儿童在社交、情感和精神方面健康成长
  存在;
- 儿童对自己的健康和身体福祉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DEECD， 2009 年,第 23 页）。

将福祉分为两大类对体育教育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是课程中唯一与福祉明确相关的学习领域,但它并非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福祉发展;因为福祉是整体性的,而非单一维度的。“整体性方法承认儿童学习、发展和福祉各个维度的整合与关联。当教育者采用整体性方法时,他们会关注儿童的身体、个人、社交、情感和精神福祉以及学习的认知方面”（AGDE， 2022,第20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该声明承认,所有福祉领域都需要进行明确的教学。与早期基础阶段框架（EYFS)的建议类似,学习需要有目的地规划。Cale 和 Harris （2019,第 5 页)也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当体育活动、体育教育和运动的体验是积极的,并且经过明确的规划和结构化以产生特定结果时,才能获得心理和社会益处。”此外,Bailey 等人（2009)通过对研究论文的回顾总结指出,体育教育所宣称的许多教育益处高度依赖于情境和教学变量。澳大利亚早期学习框架也强化了这一点,该框架指出：

教育者在课程的各个方面都注重细节,他们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目标明确地支持儿童在游戏中学习。他们认识到学习发生在社会环境中,共同关注、互动、对话和共同思考对学习至关重要。

在游戏式学习中,教育者会采取有意识的行动,例如：

· 规划并创造室内外环境,促进和支持不同类型的游戏,以激发儿童的积极参与、自主性、问题解决能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在儿童游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或有目的地决定何时观察、何时加入并引导游戏。· 运用提问、讲解、示范、推测、探究和演示等有目的的教学策略,拓展儿童的学习,提升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思考学习的乐趣。· 通过共同思考和搭建学习支架,维持、拓展、挑战和深化儿童的想法和技能。· 运用多种策略来规划、记录和评估儿童在游戏式学习中的学习情况。· 利用儿童的兴趣、好奇心和已有的知识储备,规划并实施有价值的游戏式学习体验。· 帮助儿童识别不公平的游戏行为,并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构建一个充满关爱、公平和包容的学习社区

· 与其他学习者和合作者一起,发挥积极主动、尊重他人的作用。孩子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通过精心拓展儿童的知识、技能和概念发展，支持儿童在游戏式学习中取得进步

- 注意并敏锐地回应幼儿的意图
  通过游戏进行探索、练习和实验
- 认可儿童的乐趣、开心和玩耍的心情
  在学习中，尤其是在参与小组游戏时。
- 在儿童主导和成人发起及指导之间取得平衡
  玩
- 规划有意识的知识建构机会，同时也要识别和利用自发性教学和学习的机会

- 利用常规和过渡环节来促进学习、发展和
  福利
- 参与儿童游戏体验，例如在儿童的假扮游戏中扮演角色，以理解和借鉴儿童的想法，从而支持和促进学习。· 促进流行文化、媒体和数字技术的融合，从而丰富儿童的多模态游
戏。（AGDE，2022，第22页）

对于幼儿而言，通过运动进行游戏式学习，意图性不仅必不可少，而且与所有体育教育体验中身体层面的适龄学习也息息相关。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7）提出了体育课程的五个基本前提：

1. 任何体育教育计划的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儿童培养技能、知识和兴趣，从而终身享受体育活动。

2. 儿童应进行适合其年龄的体育活动
   他们的发展水平
3. 课间休息和体育课都是学校课程中很重要但不同的部分。

4. 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并不相同。5. 体育教育和青少年体育运
动有所不同（NASPE， 2007，）。
   第 4-5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使体育课程在培养终身参与健康活动、从而优化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作用,学校必须实施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NASPE， 2007;昆士兰州政府， 2003）。 “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量是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最佳干预方法”（ACHPER WA分会，1999,第9页）。

美国一项针对四至十二年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数据显示,享受体育课是鼓励学生在校外参与体育活动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Sallis 等人， 1999 年） ,如果在校期间剥夺了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机会,他们就不会自愿地进行体育锻炼（Dale 等人， 1999 年）。

Pangrazi表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健康。”
没有它,所有其他技能都缺乏意义和实用性” （2000 年,第 18 页）。
庞格拉齐的观点认为,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应优先于其他学科/学习领域。高质量的体育课程不应被忽视或边缘化,而应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就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并提高其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在健康的各个维度中,包括身体、社交、情感、心理和精神,虽然所有维度都至关重要,但“身体”这一概念在术语中被明确提及,而运动的价值构成了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

> 健康与体育教育是课程中的关键学习领域,它着重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运动技能和概念,使他们能够胜任且自信地参与其中。学生通过健康与体育教育中的运动活动所获得的知识、理解、技能和素养,能够鼓励他们终身参与体育活动,从而带来积极的健康结果。运动能力和自信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个人和社会资产,需要加以培养、提升和重视。运动学习也为学生提供了挑战和机遇,帮助他们增强一系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和社会技能及行为。（ACARA， 2019）

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要实现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学生首先必须接受“体育教育”（Lynch & Soukup， 2016）。
因此,虽然人们承认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幸福感：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所有健康维度中,体育教育的身体维度是健康与体育教育的重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体育教育为积极的行为模式奠定了基础,是让儿童和青少年接触并系统地参与全面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2015,第44页）。

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对高质量体育课程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和认可。该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所有儿童都应享有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机会,并强调“所有体育课程,尤其是小学阶段的体育课程,应优先由合格的体育教师授课或在其监督下进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年,第21页）。时至今日,这项建议仍未得到落实;“每所小学都配备了一名拥有高等学历的健康与体育教师,负责为所有学生开设体育课,并协助课堂教师引导学生在整个上课日进行体育活动”（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师协会， 2019年）。

因此,小学要开设高质量的体育健康教育课程,就需要配备专业的体育教师,或者如Cale和Harris所称的“高素质专业人员” （2019）,因为“多项澳大利亚研究表明,课堂教师缺乏开展体育教育课程的资质和信心,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不足”（Lynch， 2015; Morgan & Bourke， 2005,第7页）。教师可以对学生关于体育教育价值的看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Solmon & Carter， 1995）,尤其会影响学生对体育活动的信念（Lee， 2002）。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强调“鼓励青少年参与适合其年龄、充满乐趣且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的重要性（CDC， 2013）。此外,“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对所有儿童在发展和教学上都具有相关性”（NASPE， 2007 年,第 3 页）。

高质量的教学是任何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课程的设计和开发阶段,还应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参与者的乐趣和享受（Garcia et al., 2002; Sport England, 2019; Sport Wales, 2015）。如果孩子们喜欢通过运动来学习,他们就会对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抱有乐观的态度（Henderson et al., 1999; Sport England, 2019; Sport Wales, 2015） ,并且“更愿意参与其中”（Garcia et al., 2002, p. 3）。因此,课程的实施方式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让体育课变得有趣、引人入胜且富有成效,建议教师“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Morgan,2005,第16页),使游戏和体育课充满趣味性,并成为积极的社交体验(Pangrazi,2000)。这正是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大纲的社会文化方法的基础,该大纲融入了强烈的社会正义原则(QSCC, 1999)。

因此,在学生兴趣和能力各异的班级里,“乐趣”、“参与”和“投入”这些要素需要惠及所有孩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高质量的学校体育课不仅要面向那些在运动或竞技领域表现优异的孩子,也要面向那些喜欢骑自行车、徒步旅行或游泳等个人活动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们所有人提供合适的选择”。

(Boss, 2000,第5页)。体育活动尤其有益于缺乏运动技能和肥胖的青少年,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找到他们喜欢的、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Pangrazi, 2000)。这种体育教学方法被称为“新体育”(Boss, 2000),其重点在于新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该课程要求教师采取社会批判视角,“以理解‘新一代孩子’和‘新时代’的背景”(Tinning, 2004,第251页)。因此,当代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师需要将批判教育学融入到他们的教学实践中(Tinning, 2004)。

包容性课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布置开放式任务,让孩子们根据自身能力不断进步;并调整传统的团队运动,缩小团队规模,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练习技能”(Boss,2000,第4页)。这取代了以往的接力赛或器材匮乏的大组比赛,在这些比赛中,许多孩子只能在一旁观看,等待轮到自己(Boss, 2000)。因此,课堂需要配备充足的器材来实施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参议院调查建议,体育教育的经费应与其他关键学习领域相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学校在促进和发展儿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ale & Harris, 2019)。“目前只有学校提供了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和学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动”(Moore, 1994,第24页)。

因此,为了在小学实施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学校必须拥有充足的设备和设施。由于实施这些课程需要专业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因此最好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Clarke, 2000)。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Pangrazi 列出了高质量体育教育项目的基本要素：

· 以内容标准为指导；· 以学生为中心，符合
学生发展阶段；· 将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作为核心内容

程序；
· 教授管理技能并培养自律精神；· 促进所有学生的包容性；· 强调正确
的学习方法而非结果；· 促进终身身心健康；以
及 · 教授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并促进多元化

（2001年，第18页）

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体育课都是高质量的体育课。有些体育课只不过是组织有序的课间休息”（Graham et al., 1998, p. 6），这不仅未能实现其在提升健康、体能、技能和自尊心等口号下所宣称的诸多目标，而且往往加剧了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如果体育课教学质量差或缺乏敏感性，它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响”（Tinning et al., 2001, p. 181）。

在质量、体育和健康（QPE）课程中，也需要特别考虑、规划和实施平等、多元和包容（EDI）实践。因为“在运动情境中学习，在公平和包容方面既带来了独特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Alfrey & Jeanes， 2021）。 “七大支柱”为体育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框架，以应对EDI问题（Play by the Rules， 2024），其中包括准入、态度、选择、伙伴关系、沟通、政策和机会。作为对“七大支柱”的补充，Alfrey和Jeanes （2021）提出了八项支持EDI的策略：

· 制定全面均衡的体育健康教育课程，超越体育运动本身 · 重视并回应学生的意见
· 认真考虑评估方式，并采用多种评估方法 · 尊
重并融入原住民的观点和实践

获得许可 ·
参与关于排斥问题的批判性讨论 · 寻求学习如何促进包
容的机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使用以下七大支柱对您的学校、教室空间和课程进行审核：
  包容性
- 提供至少三个级别的挑战

因此，体育教师需要能够教授和指导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EDI实践），涵盖体育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Lynch （2017）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领导力，辅以清晰的沟通和“全校参与”的方法，可以实现健康与体育教育的有效实施。Cale和Harris （2019，第13页）也提倡这一点：“具体而言，协调一致的全校健康教育方法将有助于青少年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自身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领导力确实要求教师具备对体育教育中各种教学法的知识和理解，并能够根据具体的学习体验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法（Tinning， 1999）。体育教师通常需要选择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法，而不是传统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侧重于动作技术成果的体育教育教学法。因此，建构主义方法对于对抗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学校体育课程一直受到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Colquhoun， 1991，1992； Hickey， 1995； Kirk， 1992； Kirk & Twigg， 1993； Scraton ，1990； Tinning， 1990； 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 Tinning et al.， 1993）。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育学要求教师接受这种教学模式的培训和教育（Tinning， 2004）。韦伯斯特建议，“小学教师的职前教育应包含与教学大纲内容直接相关的必修单元，并为教师提供更多专攻体育课程的机会” （2001，第1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了终身学习和多层次教育的重要性，“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起点” （2015年，第6页），并且是“为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终身参与社会所需的技能、态度、价值观、知识和理解的最有效途径” （2015年，第6页）。总而言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包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运动能力有助于构建思维、表达情感和加深理解。通过竞争与合作,学习者能够理解规则结构、惯例、价值观、绩效标准和公平竞争的作用,并赞赏彼此不同的贡献,同时也能体会团队合作的要求和益处。此外,学习者还能理解如何识别和管理风险,完成分配的任务,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学会如何应对成功和失败,以及如何根据自己和他人的过往成就来评估自己的表现。正是通过这些学习经历,QPE(质量与公平教育)让学习者接触到清晰一致的价值观,并通过参与和表现来强化亲社会行为。 (2015,第14页)

Alderman、Beighle 和 Pangrazzi (2006)认为,当教师促进“内在动机、感知到的身体能力,并创造一个以掌握为导向的环境”时,儿童对体育课的乐趣就会增强(第 41 页)。

如前所述,文献表明,在公共政策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健康与福祉”的定义、用法和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显著的模糊性”(Griggs, 2015,第3页)。开篇段落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实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以促进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问题,许多相关的论述(Garvis & Pendergast, 2014)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而实践者的困惑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进行探讨。

如今,课堂教师被要求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却无需成为体育专家。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与本书的前提相悖 要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也必须是体能方面的专家。体能方面的支持和实施在小学内外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与“为什么”小学必须始终是关注的焦点密切相关 学校是实现“包容性优质体育教育”的关键。

反射

本章强调,要成为一名健康与福祉专家,也必须是身体方面的专家。在你的工作环境中,你观察到哪些与高质量游戏相关的要素?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有哪些高质量游戏教育的证据?课程实施的哪些方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就通过运动进行学习而言,是否有可能改进?
在您的机构中,EDI是如何被对待和推广的?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 (2019)。提高澳大利亚儿童身体活动的三大优先事项。http : // 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resources/

Alderman, B., Beighle, A., & Pangrazi, R. (2006). 提高体育教育中的动机。 《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7 (2),41-51。https ://doi.org/10.1080/07303084.2006.10597828。

Alfrey, L., & Jeanes, R. (2021).促进健康与体育教育及其他领域包容性的策略。https :// www.teachermagazine.com/au_en/articles/strategies-to-promote-inclusion-in-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and-beyond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2019)。澳大利亚课程健康与体育教育提案。https : // 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f-10-curriculum/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key-ideas/澳大利亚健康、体育与休闲委员会（ACHPER-WA分会）。(1999)。行动规划:为什么要教授体育?
ACHPER（西澳分会）。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89年4月）。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十项共同认可的国家目标: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94)。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课程公司。

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 (AGDE)。(2022)。归属感、存在感和成长感:澳大利亚幼儿学习框架 (V2.0)。

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代表部长理事会。
Bailey, R.、Armour, K.、Kirk, D.、Jess, M.、Pickup, I. 和 Sandford, R. (2009)。体育教育和学校运动的教育益处:学术综述。 《教育研究论文集》 ,24 ,1-27 。

Boss, S. (2000). 体育课复兴。在“新体育课”中,每个孩子都能成功,而不仅仅是运动健将。西北教育杂志， 6(1),14-21。

Bradshaw, J.、Hoelscher, P. 和 Richardson, D. (2007)。比较经合组织国家的儿童福祉:概念和方法。Innocenti 工作文件第 2006-03 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nnocenti 研究中心。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人类动力学。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3)。综合学校体育活动计划:学校指南。https ://www.cdc.gov/health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yschools/physicalactivity/pdf/13_242620-A_CSPAP_SchoolPhysActivityPrograms_Final_508_12192013.pdf
Clarke , D. (2000年12月4-7日)。拯救我们的灵魂，免
于前滚翻：一项关于教育学学士小学学生对K-6年级个人发展、健康与体育教育（PDHPE)教学的认知和效能水平的调查。
论文发表于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

Colquhoun, D. (1991). 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体育教育评论， 14(1)，5-13。

Colquhoun, D. (1992). 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体育教育评论， 15(1)，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参议院印刷局。

Dale, D., Corbin, CB, & Dale, KS (1999). 限制在校期间进行体育活动的机会：儿童是否会在放学后通过增加体育活动水平来
弥补？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1(3)，240–248。

英国教育部。(2023)。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适用于团体和学校托育机构）：为0至5岁儿童设定学习、发展和保育标准。
https :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5aa5e42ed27ca001327b2c7/
EYFS_statutory_framework_for_group_and_school_based_providers.pdf

儿童、学校和家庭部。(2008)。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 为0至5岁儿童的学习、发展和保育设定标准。儿童、学校和家庭部。

教育和幼儿发展部（DEECD）。（2009 年）。
维多利亚州幼儿早期学习和发展框架，适用于0至8岁所有儿童。DEECD 。

Dinan-Thompson, M. (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与重建。在阿德莱德举行
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Garcia, C., Garcia, L., Floyd, J., & Lawson, J. (2002). 通过幼儿运动计划改善公众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3(1)，
27-31。

Garvis, S. 和 Pendergast, D. (2014)。儿童时期的健康和福祉。
剑桥大学出版社。
Graham, G.、Holt-Hale, SA 和 Parker, M. (1998)。儿童运动 体育教学的反思方法（第 4 版）。Mayfield。

Griggs, G. (2015).理解小学体育教育。Routledge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Henderson, K., Glancy, M., & Little, S. (1999). 让体育活动充满乐趣。体育教育、娱乐与舞蹈杂志，70 （8），43-45，49。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4-7。

柯克，D.（1992）。体育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揭示隐藏的
将课程纳入视野。Quest ，44，35-36 。

Kirk, D. 和 Twigg, K. (1993)。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起和消亡，1911-1931 年。教育史， 22(4)，319-414。

Lee, AM (2002). 促进高质量的学校体育教育：探究问题的根源。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3(2)，118–125。

Lynch, T.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在小学中的实施。 《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c)，88–100。https ://doi.org/10.1016/j.ijer.2015.02.003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 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师如何转型为健康与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2024). 体育教育：通过体育学习促进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载于 Garvis, S. 和 Pendergast, D. (编)，儿童健康与福祉（第4版，第53-71页）。剑桥。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6)。“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 《Cogent Education》， 3(1)，1217-12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Miller, J., Wilson-Gahn, S., Garrett, R., & Haynes, J. (2022).健康与体育教育：为未来培养教育者（第4版）。剑桥。

Moore, D. (1994 年秋季)。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面临的挑战。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1(1/143)，23-28。

Morgan, G. (2005).耶稣是个好运动员。澳大利亚天主教徒， 13(1), 16。

美国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 (NASPE)。(2007)。小学体育教育的适当教学实践指南：美国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的立场声明（第3版）。NASPE。

Pangrazi, R. (2000).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 （2），18-2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Pangrazi, R. (2001). 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
（第13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Allyn & Bacon出版社。
遵守规则。(2024)。包容性和多样性 你能做什么？ https://www.playbytherules.net.au/got-an-issue/inclusion-and-diversity/inclusion-and-diversity-what-can- you -do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昆士兰州政府。(2003)。昆士兰州活力运动 儿童和青少年
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昆士兰州教育厅理事会 (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昆士兰州教育厅出版服务部。

Sallis, JF、Prochaska, JJ、Taylor, WC、Hill, JO 和 Geraci, JC (1999)。
全国 4 至 12 年级男孩和女孩身体活动的相关因素。健康心理学， 18(4),410–415。

Scraton, S. (1990).性别与体育教育。迪肯大学出版社。
Solmon, MA 和 Carter, JA (1995)。幼儿园和一年级学生对一位老师课堂体育课的看法。小学杂志,95 (4),355–365。

英格兰体育协会。(2019)。儿童和青少年积极生活调查 对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的态度（2017/18学年）。https : // www.sportengland.org/media/13851/active-lives-children-survey-2017-18-attitudes-report.pdf威尔士体育协会。(2015)。学校体育调查,国家现状:沉迷于体育。http ://sport.wales/research--policy/surveys-and-statistics/school-sport-survey.aspx Tinning,
R. (1990)。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打开潘多拉魔盒。

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 Fitzclarence, L. (1992). 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机。Quest , 44(3), 287–303。
Tinning, R.、Kirk, D. 和 Evans, J. (1993)。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 《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读本》 （第 77-94 页）。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1999).体育教育学 保琳的故事。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 HPE 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241–253。

Tinning, R., Macdonald, D., Wright, J., & Hickey, C. (2001).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当代和持久的问题。Pearson Education/ Prentice Hall。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1989)。《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https://downloads.unicef.org.uk/wp-content/uploads/2010/05/
孩子。 UNCRC_PRESS200910web.pdf?_ga=2.78590034.795419542.1582474737-1972578648.1582474737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Webster, PJ (2001)。教师对 K-6 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体育教育的看法。

论文：伍伦贡大学。摘要于2004年6月28日从Informit数据库检索。